

这几年，互联网专家一直谈论音乐去中心化问题，并宣布web3时代到来。简单来说就是，音乐平

台利用区块链来创建点对点网络，艺人可以绕开所有中间商，直接从粉丝那里挣钱。我记得以唱片公司为中心的传统唱片业时代，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唱片公司剥削艺人的问题，因为大部分钱被公司拿走，艺人只能拿到很少一点。进入互联网时代，天真的艺人以为可以借助互联网反抗唱片工业垄断，改变游戏规则，并从中获益。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，资本的本质没有改变，甚至比过去还冷血。全球最大的几家音乐平台，以Spotify为例，利润的80%归他们，20%归艺人。玩了一圈概念，还是传统的二八开。但网络音乐平台跟传统唱片工业完全不一样，平台只是版权再利用、传播、销售——即我们常说的流量。

传统唱片业具有的：从星探发现新人到唱片营销的全部过程，全被互联网摧毁，这就是为什么从平台时代开始，再没有新的音乐潮流出现、没有新人辈出、没有一张制作精良的专辑（甚至一首歌）出现、没有红遍大街小巷的歌曲……我用传统唱片时代的“标准”来对比无中心化互联网平台，是想说音乐实际上回到了留声机发明之前的时代了，一切靠自生自灭，不同的是，今天艺人会有更容易赚钱的错觉。音乐平台经常告诉你，某一首歌点击超过10亿次，但这些歌曲大都是传统唱片时代的热门歌曲，它们的经典性、跨时代性早就被检验过。而互联网时代出道的很多艺人，在过去可能都过不了唱片业的门槛，自然也无法跟

杨绛姊妹六人，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：大姐杨寿康选择独身，终身未嫁；二姐杨同康早年离世；七妹杨泰与孙令衍缔结连理，携手余生；八妹杨必，既是学界知名的“玉女教授”，也是经典译本《名利场》的译者，同样终身

未婚，以事业自珍。三姐杨闰康与何德奎结为伴侣，生了两位女儿——何肇瑜与何肇琛，亦即杨绛的外甥女。家族影像中，有一张杨绛与钱锺书在苏州庙堂巷花园的订婚照全家福，其中，何德奎手牵年幼的女儿紧挨一对璧人，这个孩子是杨绛的大外甥女何肇瑜。而在《杨绛全集》里，则有一张1981年摄于三里河寓所的合影，杨绛与女儿钱瑗，另一外甥女何肇琛三人并肩而坐，朴素的室内透着淡淡的清雅与高洁。

何肇琛毕业于上海的圣玛利亚女校，是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的资深高级工程师。她的家庭纽带，又与湘潭名人杨度家族紧密相连。她的丈夫杨友龙，身为杨度的长孙，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。杨友龙留校任教二十余载，在学术的天地里辛勤耕耘。20世纪80年代初中，他赴美国塔夫茨大学钻研计算机辅助设计。1983年回国，出任北京市经委总工程师，还在清华大学兼任教授，悉心指导研究生。退休之后，定居在美国马里兰州。杨友龙先生热爱摄影，曾与姐姐杨友鸿在美国共同举办艺术展，用镜头捕捉世间美好，在艺术的海洋里留下独特的印记。在何肇琛的记忆里，杨绛自带光环，“貌似柔弱实则刚强”，“把苦难厄运视为人生必要的磨炼”。她曾以细腻笔触撰写长文，深情回忆四姨杨绛，有一种动人的温馨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一批年轻有为的优秀知识分子集在我国近现代著名化工专家、教育家徐名材（人称老夫子）的麾下，于1941年在重庆筹建动力油料厂。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，研究桐油等植物油水解技术，生产出大量抗日前线 and 西南地区交通运输急需的油料，如汽油、柴油、润滑油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动力油料厂在抗战时期共生产汽油40万加仑、柴油160余万加仑及各种润滑油16余万加仑。其产量占当时国内总产量的40%。英美盟军誉之为世所罕见的规模。

父亲郭钟福是动力油料厂众多知识分子中的一员。他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在校任助教，

经典相比。这就是传统唱片工业机制的重要性，它和电影产业一样，是靠艺术挣钱

的，核心是艺术，以此衍生出诸多环节，都是围绕如何用艺术来挣钱的事展开的，这一切都需要成本，这是传统唱片业要拿80%利润的原因吧。如今，传统唱片工业机制没了，艺人都像逃出巴士底狱一样自由了，但过去20年告诉他们，音乐这个职业不像过去那么迷人了。当一个行业不容易养活你，它就会被边缘化。于是有一帮研究技术的人告诉这些艺人，你还得从剥削你的大音乐平台这个巴士底狱里再逃出来一次。为此，他们推动互联网技术的革新，建造一座新的巴士底狱。

这些技术行家研究了过去发行过的数十万张唱片，得出一个结论：千篇一律。并推断出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大多数与众不同的艺人没有机会，因此，去中心化区块链平台可以让每一个艺人拥有民主、平等机会，并宣布web3时代到来。这些技术行家大概没看过阿多诺和本雅明的书，他们早在七八十年前就得出这个结论了，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复制，并且在复制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雷同、平庸。也许是一场变革，谁知道呢。但互联网技师没有考虑到的是：第一，艺术需要有艺术天赋的人来完成，而不是用民主公平的方式创造艺术；第二，如果每一个艺人都不同一样，意味着他们的受众都很少，他们更难存活——哪怕没有中间商。

音乐去中心化距离中心去音乐化又更近了一步。

按古代的地名，我有幸来到山清水秀的浙江台州府黄岩县，这里不论橘子和枇杷，还有仙居的杨梅以及温岭的高橙……都是一时的丰饶。当地朋友叮嘱杨梅应该摘下来就吃，只要隔夜，就没有冲劲儿。这个“冲”字用得妙，北方只感杨梅酸甜，忽略其本身那种浓烈的刺激。其实，黄岩让我最感兴趣的却是年糕。年糕盛在盘子里端上来，长条并划分成小块，每块之间却藕断丝连，好似一连串的小馒头。用筷子很难夹断，下手撕开才有点气势，衔在口中感到绵软，下口却很有嚼劲，正是满口余香，一连能吃好几个，撑着了也觉得舒坦。用雪里蕻炒大肠，把一块年糕掰开夹上，咬一口还满嘴流油。

北京吃年糕就是两个字：“甜”“黏”。最不理解南方年糕为什么能和螃蟹、蛤蚧等带壳的玩意儿一起炒，用猪油炒得年糕表面一层油腻。论味道海货鲜腥，年糕香黏；海鲜的肉质并不紧实，年糕本身



和衣倒在人怀（中国画）戴敦邦

诗人郑愁予

廖书兰

今年6月13日，诗人郑愁予离世。他喝了孟婆茶，转世投胎去了，将他今世写诗才情、成长的愁绪与饮酒时的不羁统统抛下。2009年我和郑愁予与马悦然、陈文芬伉俪在尖沙咀喝下午茶，谈至动情处，郑愁予拉着我的手一边轻拍，一副激动的模样。他是一个简单的人。我们曾在香港大学的咖啡吧谈话，也曾 在尖沙咀海滨看黄昏的彩霞。他曾问我，为什么会写《黄花岗外》？记得我答：“因为我生长的环境。”他写给我组诗《衣钵》，作为此书的序。当我展读时，对国家民族的天然情怀油然而生，不禁热泪夺眶。郑愁予原名叫郑文韬。我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叫郑愁予，为什么他的诗中有着无尽的流浪、孤独与愁绪？他的心永远是一个漂泊的寂寞旅人。

2018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，他来了香港，打电话给我，我带着出版的新书《被忽略的主角》去见他，忆及在电梯里与郑愁予夫妇道别，没想到竟是永别。而今郑愁予魂归诗的天国，愿他一路鲜花美酒相伴，酩酊大醉，一路走好。

黄岩的年糕

侯磊

却很瓷实，见火就软，放凉了又很硬。这两样东西，明明炒不到一块，却能组合得这样完美。

黄岩的年糕多写着“沙埠”最为道地，目前各地打年糕多用机器，而沙埠却保持手工制作——米粉过箩用手搓，蒸熟脚踏石磨筛。这就很讲求手劲儿，也与口感有很大关系。用九峰公园里铁米筛井水浸年糕最讲究，年糕储存在水里不会变质，泡的时间长短还能控制年糕

的硬软。在老城区或乡下，揉成长条的年糕放到大木板、大筐箩上码放得密密层层，从高处俯瞰好不壮观。

其中原来还有个外人不详的秘密，黄岩年糕最不一样的地方，并非北京年糕一样以糯米为主，而是多用北方熬粥常用的粳米，这与宁波等地的年糕情同。稻分三种，机米（粳米）、粳米和糯米（江米），黄岩人过去把粳米叫“晚米”。如果加了糯米，就是嵌糕的皮，若做成麻糍的皮还要加入玉米淀粉、牛奶、砂糖、黄油、黄豆粉等，坚信它们都是多彩绚丽的杂交年糕。

梦韵

小地梨

荒原大漠。天空是面照妖镜，半映琼宫，半映修罗，前照人间万象，后掩霓裳婆娑。我的倒影在虚实间跳跃。镜花水月里，谁在轻唱《忆江东》？天空是我手中的陀螺，云层垒起青砖黛瓦，鱼米穿梭。也许天空不过是场南柯。是谁，用交响唱起一曲愁愁？

我最早对于簪子的印象来自87版《红楼梦》，演到秦可卿和贾珍那一集的时候，我妈已经来不及捂住我的眼睛，我强作镇定地坐着，看贾珍把秦可卿的簪子拔下来戴到自己头上，之后，这根簪子被尤氏发现，成了两人奸情败露的关键道具。后来我知道，这段并不是原著中的，而是根据脂批中“因命芹溪删去‘遗簪’‘更衣’诸文”衍生出来的，也算是原创剧情了。那么，贾珍为啥要手欠拿秦可卿的簪子呢？因为那时候，簪子往往是用来定情的。

古人对于定情这件事是相当有想象力的。《诗经》里，那些匆忙遇见的瞬间，电光石火的偶遇，那时候的定情信物多半都是花草，送木瓜送梅子送桃花，这当然是仓促之下的馈赠，情感原始又浓烈。这有点像现代人在动态里点赞或悄悄给对方朋友圈点个“在看”，不动声色，却又满怀心事。后来日子好过了，定情信物也越来越讲究和私密。就像今天情侣之间送的项链或手链，上面刻个缩写，或者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偷偷戴个情侣戒指，明明白白又隐隐约约。男人之间定情（兄弟情），多半用宝剑，比如苏东坡就送给弟弟双刀，苏辙就写了诗答谢。男女之间定情，可以用钗。因为钗分两股，离别的时候，女子把钗一分为二，一半赠给对方，一半自留，待到重见，再合在一起，这样的意象，多半出现在唐宋时期，比如辛弃疾的《祝英台近·晚春》中就有：“宝钗分，桃叶渡，烟柳暗南浦”。

有些簪子，讲的是自己的欲望，希望感情永远炙热，而有些簪子，只是藏着自己的名字，你能铭记最好，记不住也不要紧。有些簪子，是爱欲的宣言——希望缠绵永续，白头同心；而有些簪子，却是退场的伏笔——沉默、稳重、留白。

我17岁那年秋天离开家乡，和一群同乡青年，穿上军装，坐了几天的火车，来到了西北军营。离开家乡那天，亲朋好友到镇政府门口送我，我一直没有见到祖母，最疼爱我的祖母答应来送我的，可是我没有看见她的身影，心里突然忧伤。车开动后，我才看到祖母从竹林里冲出来，边抹眼泪，边大声叫唤着我，最疼爱我的祖母不舍得我离去。我的泪水流了出来，心里大雪飘飞，也怀着远大理想，带着伤感和祖母告别。

到了部队，艰苦的生活让我常常想念祖母，尽管那时家乡还是那么贫困，但是祖母在最艰难时期给予我的温暖，让我无法忘怀。那是刻骨铭心的想念。我经常会在夜深人静时，用被子蒙住头，像个无依无靠的孩子，默默地流下滚烫的泪水。由于刻骨铭心的思念，我产生过逃离的念头。

我想让自己得病，这样就可以让部队送我回家。问题是，我的身体好得很，虽然瘦小。于是，我每天晚上，趁上厕所时，脱光衣服站在寒风中，希望自己感冒发烧。一连几天，我没有感冒，也没有发烧，这让我十分沮丧。光在寒风中挨冻不行，我又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晚上趁无人的时候，到淋浴房用冰冷的水冲身体，这样也许就感冒发烧了。结果，还是没有达到目的。

那是个阴云密布的下 午，突然飘起了雪，雪越下越大，很多南方来的新兵，第一次看到下雪，兴奋地在操场上喊叫。我坐在房间里，烤着炉火，冷冷地看着他们在飘飞的大雪中嬉闹。那天晚上，我悄悄起床，来到营房后面的雪地上。雪花还是漫天飞舞，地上的积雪已经有半尺多厚了，因为落雪，夜里有雪光，并不黑暗。我站在纯白的世界里，脱光了衣服，让雪花打在我身体上，希望得一场大病。就那样站了快半个小时，在将要冻僵的情况下，我穿上了棉衣，哆哆嗦嗦地回到温暖的房间里，钻进了被窝，我想这次应该大病一场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在嘈杂声中醒来，发现自己并没有得病，还是活蹦乱跳。我忽然感觉当逃兵是让人羞耻的事情，仿佛自己也是个逃兵。这打消了回家的念头，不再折腾自己了。多年后，还能够记忆起那当兵之初的第一场大雪，记得那时幼稚的自己，却没有太多的惭愧，因为那是我成长的一部分，生命的一部分。现在，祖母去世多年，对她的思念如故，却再没有了泪水，接受现实也接受自己的命运。

十日谈

80年：追忆、追问

责编：刘芳 沈月明

这一辈子，见过最暗的夜，也见过最亮的光。